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万里行云侠

冯玉奇◎著

民國走俠小說興衰
官庫民國走俠
小說興衰官庫
官庫民國走俠
小說興衰官庫
官庫民國走俠
小說興衰官庫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万里行云侠

冯玉奇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万里行云侠 / 冯玉奇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 2

(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9642 - 4

I. ①万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48104 号

点 校: 清寒树 旷 野

责任编辑: 蔡晓欧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2 字数: 124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第 一 回	难兄难弟狼狈为奸	贤嫂贤婢强弱不同	1
第 二 回	设毒计见财忘义	护爱儿含泪失节	13
第 三 回	露真情慈母肠欲断	窥秘密孝子险遭劫	28
第 四 回	为父仇忍饥独奔青松峰	拜老祖立志学艺清心观 ...	41
第 五 回	求神拜佛行善得子	奸夫淫妇作恶杀夫	54
第 六 回	白云鹤力分两牛	羊万里智除双妖	70
第 七 回	显神通脚踢老教师	窥斗剑巧遇小亲妹	83
第 八 回	淫荡俏丫鬟迷恋其主	狠毒恶无赖出卖孤女	99
第 九 回	玉佛庵欣逢慈母	小酒店痛诛强徒	113
第 十 回	逃魔窟娇娃得归宿	报大仇小侠入歧途	126
第十一回	临旧地行云侠格杀淫魔	赶夜路张老实戏弄恶鬼 ...	139
第十二回	故态复萌一张迷魂帕	旧情难灭两行辛酸泪 ...	156
附 录	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	裴效维	167

第一回

难兄难弟狼狈为奸 贤嫂贤婢强弱不同

在山东济南府城外有一座山，这座山可说是全国闻名的，就是东岳泰山。泰山为五岳之冠，其形势巍峨，高耸云霄，使人疑惑它的顶尖儿一定已和天际相接。假使人在半山之上，已经可以发现一朵一朵的白云在脚底下浮了起来，所以泰山的顶上是很少有人走上去的。

沿山脚下，有一个村庄，名之为赵家堡，盖里面赵姓为大族的缘故。单说其中有一个赵今虎，年纪还只二十开外，娶妻沈氏，却并未生育。今虎本为济南府镖师，后来在山东道上失事，损失极巨，原是削职查办，现在失业在家，终日饮酒赌钱，所以弄得家境大不如前。沈氏本是贤淑之女，虽然对夫屡加劝谏，但往往好心反遭责骂，因为今虎性情暴躁，一不如意，开口就骂，动手就打。可怜沈氏在这样情形之下，真是敢怒而不敢言，也只有暗暗伤心流泪而已。

这天晚上，今虎坐在灯下喝酒，沈氏陪在旁边，却低头做着

活计，心中想着：丈夫失业已久，闲在家里，还要喝酒赌钱，这样下去，总非久长之计，因此由不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今虎听妻子叹息，遂凭着三分酒意，把桌子一拍，喝道：

“好好儿的，你为什么又长吁短叹起来？这是什么道理！”

沈氏哀怨地望了他一眼，低声下气地说道：

“夫君，你不要愤怒，我想想家中东西，吃尽当光，以后日子怎么过下去，所以我心中难过。”

今虎听了，十分不悦，遂冷冷笑道：

“你心中难过，又有什么用处？我看你一天到晚，愁眉不展，好像家中死了什么人的样子，照你这样情景，我做丈夫的要发财也不会发财了。老实说，自从和你结婚以来，我就年年倒霉，那年在山东道上还几乎丧了性命，所以你这个女人呀，真是一个白虎星！”

沈氏听他絮絮地骂了一大套，心里又委屈又悲伤，鼻子里一阵悲酸，眼泪便滚落下来。人家说，眼泪是女人唯一的法宝，因为女人家一哭，男人家心肠就会软了下来。其实，这话也不尽然，还是要看情形而说的，假使是个宠爱的女人，那不要说她哭起来，只要她嘴儿一噉，男人立刻会说好话，赔小心。但反过来说，心中不宠爱的女人，假使她越是流眼泪伤心，越会感到讨厌可憎。沈氏此刻在今虎眼中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今虎的火星更会从头顶上冒出来，他把酒杯向地上狠狠地一掷，猛可站起身子，挥手向沈氏不问情由就是一巴掌，打得沈氏几乎仰天跌到地上去，但今虎还拍桌大骂道：

“他妈的，你这贱人，你还哭什么？一份人家都被你哭穷了，

你还预备哭死我吗？”

沈氏觉得酒后的丈夫是更加无可理喻的，假使回他几句嘴，这反而使他会火上添油的，那么还是自己识相，何必吃这些苦头呢？沈氏想到这里，便忍气吞声地收束泪痕，还勉强装出了笑容，说道：

“夫君，你何苦生气呢？酒后生气，容易伤身子的，千错万错是我做妻子的错，你就马马虎虎地饶了我吧！”

今虎方才怒气稍平，但还拍桌大喝道：

“快给我添酒来，妈的，谁要看你这种哭里带笑的丑脸？你最好我死了，你可以再去嫁人，你还管我伤身子哩！”

沈氏一听要自己添酒，这就急出了一身大汗，呆呆地愣住了说不出话来。今虎气呼呼道：

“什么？什么？你不理我，你敢是聋了耳朵吗？贱货，是不是要我来揍你一顿，你才会开口说话吗？”

今虎一面说，一面恶狠狠地站起身子来，一步一步地逼近沈氏。他两道凶险的目光好像要把沈氏吞吃下去的样子，沈氏害怕极了，越是害怕，口里也越加说不出话来，身子更加抖动得厉害。今虎越看越生气，越看越光火，他就飞起一脚，把个沈氏踢倒在地上，口里又暴跳似的骂道：

“你这贱货，你怕我吃了你吗？你故意不理睬我，是不是？我喝些酒，你心里舍不得吗？”

沈氏这才急出一句话来说道：

“不，不，你不要误会，因为……因为……酒已经被你吃完了，你……叫我还到什么地方去拿酒来呢？”

今虎听了，倒是愣了一愣，但立刻又顿足喝道：

“别人家女人知道丈夫要喝酒，就是酒没有了，也会想法子去弄来，你……你难道就不会吗？”

沈氏慢慢地爬起身子，说道：

“我……我又不是变戏法的，常言道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你……叫我用什么法子弄酒来呢？”

沈氏这句话不料又触怒了今虎，他冲上去，举手又欲把她殴打的当儿，幸亏门外走进一个男子来，把今虎连忙拉开了，说道：

“哎！哎！哥哥，你怎么又在发脾气了？”

原来，这个男子不是别人，却是今虎的胞弟赵得彪，他们是早已分了家的，各立门户。说起得彪这个人，如今可说是难兄难弟，一对宝货，大家都是只知吃喝、不晓得赚钱的无赖。不过有一样地方不同，就是得彪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只怕一个玉皇大帝，和今虎齐巧相反。当时，今虎见了这位志同道合的好兄弟，便十分气愤地告诉道：

“我的好兄弟，不要说起了，为兄真是气闷极了。自从讨了你这个扫帚阿嫂之后，你看我可曾得意过吗？今天我欢欢喜喜地想喝些酒，谁知道她偏偏啰哩啰唆地不答应，这种女人不是该打该骂吗？”

得彪笑道：

“好了，好了，哥哥，你真福气，娶了这么一位贤德的嫂嫂，你还要打她，那你真是没有良心的了。像我那个雌老虎，嘿，嘿！不要说我没有喝酒，假使她生气了，还要罚我喝她的洗脚

水哩！”

今虎听他这样说，不禁哈哈地大笑起来，说道：

“好兄弟，你是堂堂男子汉，怎么把女人怕得这个样子呢？你还要说出来，世界上的男子都给你丢完了脸哩！”

说到这里，又圆睁了环眼，说道：

“得彪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该怕老婆，一个女人家算得了什么？不听丈夫话，拖来打一顿，这稀奇什么？你不信，我打给你看看，你也好回去学学我的样子。”

今虎说完了话，便真的抢步又向沈氏奔了上去，唬得沈氏跪了下来，连连叩头。得彪也连忙拖住了今虎，说道：

“哥哥，你……这算什么意思？难道打人也算是开玩笑吗？总而言之，嫂嫂见你会吓得向地上跪下来，我那口子就不能够了。”

今虎气呼呼道：

“为什么？难道你不是她的对手吗？”

得彪伸手摸着头皮，不了解地说道：

“说来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，我心中老是这么想，我的气力比她大，看她小脚伶仃，连风也吹得倒，难道我打不过她吗？所以我几次三番地也想跟她抵抗过。可是，这真有些奇怪，我一见她眉毛竖起来，我的心就别别地乱跳，而且我全身一阵寒丝丝，好像浇了一盆冷水的样子。不用她开口，我两脚就像站在棉花堆里的神气，软绵绵的会跪了下来。这不是稀奇吗？我想她……一定有内功，所以我实在吃她不消。”

今虎很生气地说道：

“哼！我就不相信她有什么内功外功，这都是你纵容她的缘故，看将来碰到我的手里，嘿！嘿！我非给她一点儿颜色看看不可。兄弟，明儿我若打了她，你可不要肉疼。”

得彪忙道：

“笑话，笑话，你肯给我出气，我心中感激你还来不及哩，怎么会肉疼哩？老实说，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个雌老虎降伏了，我就封你为伏虎将军。”

今虎听他这样说，忍不住又哈哈地笑了一阵。这时，沈氏端上茶来，请二叔用茶。今虎又说道：

“弟弟此刻到来，不知有何事故？”

得彪说道：

“晚上没有事情，想和兄长一同到外面去赌铜钱，不知你可有兴趣？”

今虎听了此话，不由开颜笑道：

“好极，好极！如此，我们一同走吧！”

今虎说到这里，伸手一摸衣袋，立刻又皱起双眉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

“不行，不行，为兄身无分文，如何好去赌钱？”

得彪连忙说道：

“没有关系，我身边有几钱碎银子，可以借一半给你，但愿我们出门得利，大胜而归，岂不是好？”

今虎心中大喜，遂再三称谢。兄弟两人正欲出门而去，却被沈氏叫住了。今虎回身瞪了她一眼，喝道：

“妈的，你有什么鸟事，又来跟我麻烦？”

沈氏嗫嚅着说道：

“时候不早，明天再去赌钱吧！今夜就和叔叔在家里坐谈一会儿，不是也很好吗？”

今虎不听犹可，听了此话，一个箭步奔到沈氏面前，撩手又是一记耳光，大骂道：

“浑蛋贱货，你扫我们兴致吗？你触我的霉头吗？我要你性命。”

得彪慌忙上前拉开了他，说道：

“算了，算了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在这儿白白地浪费，岂不可惜？我们快去赌钱要紧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便拖着今虎走出门外去了。剩下沈氏一个人，独对孤灯，思前想后，觉得这样下去，做人毫无希望，倒不如一死干净。但转念一想：我娘家并无一个亲人，父母单生我一个女儿，今日若自寻而死，父母在九泉之下，也要痛哭流涕，况且蝼蚁尚惜生命，何况我是一个人呢？这么一想，因此也就死不下手。不过丈夫这样不肯上进，而且性子又这样残暴，叫自己下半世怎么度日？痛定思痛，总觉万分伤心，因此趁着今虎没有在家，她便忍不住呜呜咽咽地哭了一场。

正在这时，忽听门外有人敲门，沈氏以为丈夫回来，急得慌忙收束泪眼，开门一看，原来是二婶刘氏。刘氏见她眼皮红肿，脸上还沾着丝丝泪痕，心中奇怪，便忙问道：

“大嫂，你哭过了吗？这是为了何事？”

沈氏一面让座，一面叹息道：

“二婶，不要提起了，想你大伯，一天到晚，吃酒赌钱，不

想上进，弄得家中无柴无米，他自己不肯认错，还要凶恶恶地虐待我，你想叫我怎么不要伤心呢？”

刘氏一听此话，也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

“大嫂，我和你可说是同病相怜，一样的不幸，莫非前生作了什么孽，才嫁了他们兄弟这一对宝货？我也恨得什么似的，说起来，难道我们这样苦命吗？”

沈氏说道：

“二叔虽然不肯上进，他总还讲一点儿道理，只有你那个大伯，他却蛮不讲理，动手就打，开口就骂，所以我的命是比你更要苦得多哩！”

她们妯娌两人谈了一会儿，难过了一会儿，不知不觉已有一个多时辰。刘氏因为得彪还未回来，料想他们一夜不回家，也未可知，正欲起身告别，忽见今虎兄弟两人垂头丧气地走了进来。刘氏见了得彪，不由无名之火蹿到头顶，河东狮吼，大喝一声，奔了上去，伸手一把拧住他的耳朵，破口大骂道：

“你这个烂浮尸，杀千刀，你的胆子真不小啊！把我的银子偷了来，竟然又去赌博吗？我问你，你到底赢了，还是输了？”

得彪和今虎大败而归，心中正在万分懊丧，此刻被妻子这么一骂，得彪吓得魂不附体，真所谓屁尿交流，立刻跪在地上，叩头不已，连喊：“玉皇大帝救命，小子下次不敢了”。今虎见弟弟怕得这个样子，心中大为愤怒，遂走上来，大喝道：

“弟媳妇，你是个女人家，怎么可以如此对待丈夫？你……难道发了疯？”

刘氏在沈氏口里早已知道他们兄弟两人想把自己弄伏，一时

便倒竖柳眉，猛吼一声，竟向今虎一头撞了过去，而且一手抓了他的衣襟，边哭边嚷着道：

“好，好，你做大伯的想调戏弟媳妇吗？哦！你们大家来看呀！来看呀！我人也不要做了，大伯想占我身子，他……是个黑良心啊！”

刘氏一面大吵，一面乱撞乱颠，今虎因为听她说自己调戏她，一时倒不免急了起来，因为被四邻听到了，大家前来张望热闹，以为自己真的看中了她，那岂是儿戏的事？因此红了脸，急急地说道：

“哎！哎！二婶，你……你……这是打哪儿说起？我怎么会来调戏你呀？”

刘氏啐他一口，恶狠狠地说道：

“你不调戏我，你拉住我做什么？”

今虎啊呀了一声，苦笑道：

“这是什么话？你自己先拉住我，我几时拉住你呀？”

刘氏大喝道：

“好，好，你先抱住我，吻我的脸，亲我的嘴，我才拉住你的，你还要赖吗？我们见官去，我们见官去！”

刘氏一面说，一面拖了今虎衣襟，哭哭啼啼地要吵到大门外去。得彪跪在地上，一听刘氏说今虎吻她脸，亲她嘴，一时糊里糊涂地信以为真，遂猛可站起身子来，急急地说道：

“哥哥，哥哥，你亲弟媳妇的嘴儿，这……这……可不能够呀！”

今虎真有些哭笑不得的样子，啊了一声，大叫冤枉，说道：

“弟弟，你这个糊涂虫，你怎么也会相信呢？”

得彪道：

“我知道家主婆脾气，她不过凶悍一点儿，谎话是不会说的，你不去亲她嘴，她如何会冤枉你呢？”

刘氏听了，更加凶恶起来，挥手打了今虎一个耳光，但口里还大哭道：

“你打，你打，喂！你们来看呀！大伯调戏弟媳妇不答应，大伯打人哪！”

这么一来，把个今虎真弄得没有办法，他怕闹到官府里去自己吃亏，因此只好忍气吞声地受了委屈还赔不是，说道：

“二婶，算了，算了，是我不好，多管闲账，以后我再也不来干涉你了。”

刘氏不依，说道：

“没有这么容易，你还想拉扯我的裤子，你明明不怀好意，我们到了官府，再评道理吧！”

今虎听她越说越不像话，连拉扯她裤子都说了出来，一时急得满头大汗，也只好向她跪了下来，连连求饶。刘氏见目的已达，遂放了今虎，赶上去又把得彪耳朵拧住，拖着奔出门外回家去了。沈氏见一场风波平静，心里想想不免好笑，正欲前去扶起今虎，不料今虎早已霍地跳起身子向沈氏瞪了一眼，大骂道：

“你这贱人，我被他们欺侮，你站在旁边看白戏吗？怎么不给我代为说几句话吗？你这黑心的狗，我打死你。”

沈氏急得满头大汗，一面躲避，一面申辩道：

“夫君，你不知婶婶是个雌老虎吗？你也不是她的对手，那

何况是我呢？夫君，你不要在她那里受了委屈却在我身上出气啊！”

今虎不等她话说完，早已将她一把扭住，先打了个耳光，说道：

“你……你……这贱人还敢顶我的嘴，你要死要活？”

沈氏流泪说道：

“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！”

今虎忽然瞥见沈氏手腕上尚有银镯一只，遂缓和了语气，说道：

“要我饶你也不难，你快把银镯子脱下来。”

沈氏哭道：

“你要这银镯子做什么？”

今虎道：

“给我做赌本钲去翻本。”

沈氏急道：

“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一点点纪念物，我再也不能给你去花费了。”

今虎听了，不觉大怒，狰狞了面目，喝道：

“你到底肯不肯？”

沈氏道：

“我不肯，我不肯，除非我死了之后，让你拿去。”

今虎在这里已变成毒蛇猛兽一般残忍了，他眉宇之间充溢着杀气，咬牙切齿地把沈氏一脚踢倒，而且兜胸几拳头，狠狠地说道：

“好，我就叫你死吧！”

沈氏是个柔弱的女子，禁不住他这么痛殴，因此哇的一声，顿时嘴里鲜血直喷。今虎在看到了血水之后，方才有些害怕，急忙把她抱起，连问“怎么啦”。但沈氏已经受了重伤，她流着眼泪，已经是奄奄一息，临死的时候，她说道：

“夫君，妾身命薄如纸，死了倒也干净，或许我死之后，你的运道会好起来，不过我劝你千万不要再过分暴躁，否则，你将来还是要闯祸的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已闭下眼睛来。今虎在这个时候，他是悔恨来不及了，抱住沈氏，也忍不住失声哭了。

第二回

设毒计见财忘义 护爱儿含泪失节

今虎自从沈氏死后，他虽然给沈氏草草成殓，但也负了一身的债，因此他日常的生活更加感到困难起来。

这天，今虎在院子门口闲坐，忽然见村前走来男女两人，手里各抱孩子一个，见他们形色颇为慌张，及至跟前，方才看清楚是从前在官府里同过事的羊大成，旁边的女人，想来是他的妻子了。这就迎了上去，含笑叫道：

“羊大哥，你们慌慌张张的，预备上哪儿去啊？”

羊大成定睛见了今虎，不由大喜，遂忙说道：

“今虎兄，我们那边村子里发生大火，可怜烧得一片焦土，我没有办法，只好带了妻儿去投亲戚家里安身呀！”

今虎听了，想了一想，说道：

“你亲戚家不知还有多远？看天色快黑了下来，我的意思，要如来不及赶路的话，还是先到舍间去暂住一宵，明天一早赶路，岂不好吗？”